



PX“一闹就停”困局如何解?

沈建华

曾在厦门、大连、宁波等地引发争议的PX项目,最近又在彭州引发公众事件。从当年厦门市民的“散步”开始,一直牵着公众的焦虑,也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一闹就停”的情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后续的牌无一例外都按照第一张牌的方向倒下。

始作俑者是厦门大学一位化学教授,2007年3月她在一个北京非常正式场合,提出以下一段文字:“PX全称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其后才有了2007年5月20日开始,在厦

门市民中间传播的反对PX项目的极具煽动性手机短信和上街“散步”。

查一查这位教授的全部专业培训背景和工作经历,她当年申请中科院化学部院士报送的是在磷有机化学方面的工作,在这个特定领域也许可以算得是个专家,但与公共卫生、职业病防治、环境毒理学以及化学物质安全性评估等领域都没有任何交集。她言论的两个基本点:PX高毒、致癌,在科学上都是没有任何依据可以支撑的,也就是说是“随便说说的”,或者说是“乱说一

气的”。

第一点:所谓为“高毒”,PX的小型啮齿类实验动物的LD50(半致死剂量)在千微克/公斤体重量级,属于“微毒”类水平。第二点:所谓“致癌”,国际上评估化学品致癌的权威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对包括PX在内的所有三种二甲苯类,即对位、邻位和间位二甲苯的评估结果表明,它们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动物实验的致癌证据都不足,属于第三类,即不列为人类致癌物质。

在食品安全、环境问题等公共事务领域,类似这样“隔行隔山专家”乱讲话,行内的专家不发声的事屡屡发生。在PX问题上真正可以提供有说服力的专业意见,而且也没有明显利益冲突的公共卫生或毒理学等领域的专家一个也不见出来,出来讲话的都是化工行业的人士,话又往往讲得实在不那么专业,也难怪公众听着听着就“毛了”。专家这个人群众当下的社会评价颇为低下,而且每况愈下。真正有见地、有良知的不敢说话,不便说话,或不能说话。不

敢说话是怕人骂;不便说话是不想被牵涉进圈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事纠葛;不能说是往往没有合适的发声平台。

近来舆论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究竟要怎样做才能终结“一闹就停”困局。通过有效沟通达成共识,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是有效途径,然而在什么基础上达成共识是关键。答案当然是在科学的基础上,是在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为此,首先要以公众能够接受的方法,把有关PX装置对于环境和周边公众健康影响、目

前最新的科学结论和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原原本本交给公众,修复那些“隔行隔山专家”的“随便说说”或“乱说一气”在部分公众中造成的观念偏差和扭曲,让广大公众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独立、完整、平衡、及时的有关科学和相关背景的公正第三方信息,有助于平息社会舆论的非理性焦虑,避免过于情绪化的群体反应,并帮助相关公共管理部门及时判读态势,做出正确抉择,保证公共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恰如其分的合理配置。

又闻“夜郎”烽烟起

凌河



又闻“夜郎”烽烟起,是因为又传来了“汉孰与我大”的新消息——三湘大地的新晃县,就要新建一个“夜郎古国”。宣布将斥资50亿元,用地30平方公里,2020年建成后,据说每年要接待天下游客500万之众。这可不是一个沙盘上的梦想哦,新晃县旅游国土建设商务房产环保发改各路主管,早已在县长爷带领之下,到“夜郎寨”现场开了策划评审会和专题调研会,决心“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先把“夜郎十里长街”建起来再说——这样一个宏伟计划,本来是雄心勃勃,舍我其谁,只是始料未及,一露头就引来了众多“夜郎”的质问,新晃凭什么建“夜郎古国”?谁说夜郎就在你的地盘?俺才是货真价实的“夜郎”呢!

西南边陲烽烟四起,“夜郎之战”业已历时十载,这番的新晃,只是捅了一个马蜂窝而已——十年以来,先是某市召开“夜郎学术研讨会”,论定古之夜郎,在本地无疑,不料会议刚散,就激起相邻四地,衮衮诸公,一片反对,高人学者,纷纷拿出各种论据,证明夜郎之都,就在咱们这儿!某地一大报,方刊出头版大文《“夜郎”,我们当仁不让的品牌》,而相邻诸地关于“夜郎文化”的旅游推介就已“扑面而来”。你建一个“夜郎坝”,我命一个“夜郎谷”,于是“夜郎之地比比皆是”,谁也不肯让一步,谁也不愿示弱,据说是为了“打夜郎之牌,拓旅游资源”,“借夜郎之名,促经济发展”,某县还郑重提出将县名改为“夜郎县”的申请,并

开列了塑造“夜郎图腾”的宏大计划,以便打造“国际夜郎文化”,“弘扬夜郎文明”……

夜郎之战,狼烟滚滚,各方的此心,都是好的,无非是为了打造一个“品牌”,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加厚本地的历史感,以发展经济,以促进旅游。问题在于,“夜郎”这张“牌”,就这么好打么?小小的古夜郎,为什么如此“有名”,就是因为一个“夜郎自大”的成语,流传了两千年。夜郎王一句“汉孰与我大”,而被世人讥为妄自尊大,不知山外有山,从此成为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这样的“文化”,有什么可以弘扬?这样的“文明”,难道可以带来好名声、好运气么?难怪有一声长叹,像夜郎这样的“印记”,不说避之不及,至少不让他影响本地的形象才是,为什么反而趋之若鹜你争我抢呢?

发展经济,当然可以借助历史,推介旅游,更要讲千年悠悠。然而近年来,在打“历史牌”、“名人牌”之时,却往往冀非。齐鲁大地,早已为一个西门庆的归属闹得沸反盈天,西门大官人的豪宅,王婆拉皮条的小酒店,也已遍布布系争各地,无非是要“发展经济”,无非是要“推介旅游”,不惜将一个淫棍当牌来打。至于蔡京的坟墓,秦桧的故里,严嵩的旧在等等,就更是如获至宝,吵得一塌糊涂了。相比起这些行状来,一场抢夺“愚人”夜郎的大战,就不算石破天惊,更不要说他愚不可及啦……

诸如“夜郎之战”那样的烽烟,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多少,那是可以拭目以待的。但愿我们的今人,多一点历史知识,讲一点文化是非,至少不要成为贻笑大方的现代“夜郎”!

辟谣不成只能自撞大树

徐达内



国家能源局为时任局长刘铁男辟谣不成反被打脸的故事,必将被讨厌官方垄断谣言定义权的人们此后一再提起,伤口上撒盐,哪壶不开提哪壶。各位新闻发言人今后但凡开口想要澄清某桩传言,就得准备好被人拿着这个话柄反击——是该骂声“猪一样的队友”。

根据新浪财经的说法,那位当初出面斥责举报者罗昌平“污蔑造谣”、声称报案报警的能源局司长,就因为“草率”地答应刘铁男所转达的要求,出面背书,现在算是前途黯淡,“由于表了这个不适当的态,原本有希望去核电司的他,听说也没机会了。”

网络举报,甚至是网络实名举报,说起来真不是什么稀罕事,任何人不必太费劲,就能每天在微博论坛上找到一大串。这当中,有些难免让人疑心是举报者为了吸引关注而夸大事实,但罗昌平5个多月前那一份,真是一眼便知不是风闻言事。

他所供职的财经杂志之名望、之背景自无需赘述,身为副主编,且是以曾公开刊登的调查报道为据,再辅以包括刘铁男学历证书在内的佐证,难怪罗昌平那日三篇微博一发,哪怕事后有意低调、不接受同行采访,也是信者云集。@评论员李铁当时就立帖为证,判定“铁男必倒”。

在这桩部级高官落马记中,民间传闻和中纪委的调查一样静水深流。由于“报案报警”之说很快就被证明是虚张声势,加之刘铁男活动在能源局官方网站的上下,众目睽睽,窃窃私语。局长大人几乎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会得到市场化媒体“别有用心”的展示,特别是央视新闻联播1月29日那一次,虽然只是出镜一两秒,

但已抢尽风头。

到了一个多月前,能源局因为机构改革而重组,刘铁男卸任局长而保留发改委副主任之位,更是引发关注。举报者罗昌平5月7日就依据此“悬空挂取”之势,流露出胜利在望的喜悦。

5天之后的中纪委通报不必再讲。应该说,与同期流布的其他传闻相比,因为被举报者身居高位,举报者又主动三缄其口,通常夸张变形的飞短流长并未有太多发挥空间。虽然据说在中纪委调查人员第一时间进驻之后,能源局、发改委内已是人人侧目以视刘铁男,但消息并未外泄,有媒体如今自称5个月前就从合影照片中看出王岐山“一脸不悦”,多半也只是事后诸葛亮在穿凿附会。

不过,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同样因为风流韵事被情妇举报下马相比,刘铁男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罪状中,总归还是那场声色俱厉的辟谣最有可能历久弥新。为表痛心疾首,人民日报在微博中甚至用上了“家奴”这样的字眼,以斥官方发言人自毁公信力长城。

在与传闻抗争的苦难事业中,个别官家单位本就是凭借着残余的公信力在勉力支撑,如今留下这么一个历史污点,怎不叫人焦虑?道理是说要就事论事,区别对待,不要一棍子打翻一船人,但真的说起来,又有谁不是凭借标签化的生存经验来趋利避害的呢?同坐一条船,官员们既共享利益,就要共担风险。

可是,将心比心,自家主管被人举报,作为下属,不辩护又如何是好?学者们乃至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均建议理应转交上级部门回应,或者至少闭嘴,不过,我还是觉得另一个说法最有参考价值——

“应驾车自撞大树,托病不出”。

从就业难说到体制内诱惑

李泓冰



699万——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今夏,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毕业在即,诸多省市的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不足一半。尽管,主管部门说所谓“史上最难”并不准确,但大学生就业难,却是事实。

近700万年轻人,终于离开16年寒窗,准备挤入职场,却发现就业很难。这在30年前,简直无法想象。那会儿的大学生,周末离开校园,胸前准挂着一枚小小的校徽,在公交车上会招来诸多艳羡的目光。现在,校徽随着大学生的骄傲消逝无踪。

有人评论,这是若干年来大学扩招的结果,只不过把当年青年就业问题,推迟了四年而已。也是,2001年那一届,只招了110万大学生,现在是近700万。然而,更多国民接受高等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本来值得拍手称庆。只是,传统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让中国每年多了五六百万认为自己应该进入“治人”行列的青年。

国家很着急。5月16日,国办专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发了通知,对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以及国企、民企、小微企业吸纳新员工等,都有严肃的政策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和包括失业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座谈,也恳切希望他们到基层去,转变择业观念。

企业本来应该是人才的蓄水池。我国中小企业应该有数千万,加上小微企业,有吸纳大学毕业生和更多青年就业的充沛空间。但是,进入中小企业,乃至小微企业,几乎就是“失败”的代名词。做小企业的艰辛众所皆知,融资困难,要钱的

却能团团把你围住,早有人戏称,做企业就是学雷锋。

大家心照不宣,对大学生而言,最为诱惑的岗位是公务员。去年国考,热得发烫的职位,是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南川调查队科员”,该岗位竞争比居然达6847比1!

这当然不能责怪年轻人的功利。如果,他们能看到参与企业创新所带来的种种诱人前景,又何必去挤官场这条独木桥呢?

20年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深入,体制外空间曾经充满活力与机会,敢冒险的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下海”,走创业之途,成为市场经济弄潮儿,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然而,时过境迁,年轻人却几乎整体转身,重新向“体制内”钻去。

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当然,针对不断膨胀的行政机构,大刀阔斧的改革早就进入可操作层面。比如,各地事业单位总量与事业单位编制都在被严控甚至冻结,附着于事业单位上的种种好处,也在渐渐剥离中。可是,个别地方出现的“世袭”现象,却部分消解了改革的努力。27岁的湖南省湘潭县副县长徐皓五年七次换岗、担任正科职务一年半就晋升副处级,被质疑只是因为在地有一个官爸爸。徐皓迅速被免职,但是,对年轻人而言,体制内诱惑并不能这样轻易免除。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却为国内最优秀的年轻人所不屑。失血的企业,与失去创新欲望的青年,两下里的擦肩而过,阻碍的是民族进步。

所以,终结体制内诱惑,让中小企业成为令人向往的所在,这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破解之道。很难,但值得努力。